

## 始得西山宴遊記

柳宗元

自余為僇人<sup>1</sup>，居是州，恒惴慄<sup>2</sup>。其隙<sup>3</sup>也，則施施<sup>4</sup>而行，漫漫<sup>5</sup>而遊。日與其徒<sup>6</sup>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<sup>7</sup>，幽泉<sup>8</sup>怪石，無遠不到。到則披草<sup>9</sup>而坐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<sup>10</sup>以卧，卧而夢。意有所極<sup>11</sup>，夢亦同趣<sup>12</sup>。覺<sup>13</sup>而起，起而歸。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<sup>14</sup>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<sup>15</sup>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<sup>16</sup>。遂命僕過湘江<sup>17</sup>，緣染溪<sup>18</sup>，斫榛莽<sup>19</sup>，焚茅茷<sup>20</sup>，窮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<sup>21</sup>，則凡數州之土壤<sup>22</sup>，皆在衽席<sup>23</sup>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岿然窪然<sup>24</sup>，若垤若穴<sup>25</sup>，尺寸千里<sup>26</sup>，攢蹙累積<sup>27</sup>，莫得遯隱<sup>28</sup>。縈青繚白<sup>29</sup>，外與天際<sup>30</sup>，四望如一。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<sup>31</sup>為類。悠悠乎與颢氣<sup>32</sup>俱，而莫得其涯<sup>33</sup>；洋洋<sup>34</sup>乎與造物者遊<sup>35</sup>，而不知其所窮<sup>36</sup>。引觴滿酌<sup>37</sup>，頽然<sup>38</sup>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<sup>39</sup>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<sup>40</sup>，與萬化冥合<sup>41</sup>。然後知吾嚮<sup>42</sup>之未始<sup>43</sup>遊，遊於是乎始，故為之文以志<sup>44</sup>。是歲元和四年也。

### 一、作者簡介

柳宗元（公元 773–819），字子厚，唐代河東（今山西省）人。生於名門望族。二十一歲即進士及第，二十六歲登博學宏詞科，後授集賢殿書院正字。後因「永貞革新」失敗受牽連而被貶永州，擔任司馬的閒職。被貶十年後，奉詔返回長安候任新職，居留兩月後，又因舊臣阻撓，再被外放柳州。柳宗元被貶期間致力解決民生問題，推廣教化，並設機制讓奴婢有機會贖身，深得當地人民愛戴。後來唐憲宗特赦因「永貞革新」獲罪的核心人物，並接受裴度的勸說，召柳宗元回京，可惜詔書還未傳到，他便於柳州病逝，終年四十七歲。

柳宗元與韓愈雖然政見不同，但都以對方為摯友，一起倡導古文運動，同列唐宋古文八大家。柳宗元被貶永州的十年間，鑽研各家學說，並

常遊山玩水以紓解心中鬱結，並寫了多篇意境深遠的山水遊記，世稱「永州八記」。

## 二、背景資料

唐順宗即位後，儘管健康欠佳，仍重用王叔文、王伾等人致力處理藩鎮與宦官造成的管治危機。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因為與他們政見相近，被提拔為禮部員外郎，並介入「永貞革新」。可惜新政施行僅百多日，太子脅迫順宗讓位，登基為憲宗，隨即懲治推行革新的核心人物。柳宗元受牽連而成為遷客騷人。被貶翌年，更因母親離世而倍感傷痛。在親情與事業均陷於絕境之際，乃借奇山異水澆胸中塊壘，寫成「永州八記」。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居「永州八記」之首，抒發了他發現西山與眾不同的感受。

## 三、注釋

1. 僇人：獲罪受刑戮的人，泛指罪人。柳宗元因參與王叔文的永貞革新，革新失敗後受牽連而被貶為永州司馬，故以此自稱。僇：同「戮」，刑戮。㊶[陸]，[luk6]；㊶[lù]。
2. 恒：恆常、經常。惴：恐懼。㊶[最]，[zeoi3]；㊶[zhui]。慄：戰慄。㊶[律]，[leot6]；㊶[lì]。
3. 隙：空隙，指閒暇的時間。
4. 施施：徐徐地行走的樣子。㊶[詩]，[si1]；㊶[shī]。或解作喜悅自得的樣子。㊶[移]，[ji4]；㊶[yí]。
5. 漫漫：隨意、無拘無束的樣子。
6. 徒：意氣相投的朋友。張衡《思玄賦》：「朋精粹而為徒。」
7. 窮迴溪：走到曲折溪流的盡處。窮：窮盡，指走到溪水盡頭處，動詞。迴：迂迴曲折。
8. 幽泉：清幽、僻靜的泉水。
9. 披草：撥開草叢。披：用手撥開。
10. 更相枕：互相枕着對方的身體。更相：互相。枕：以頭枕物。
11. 意有所極：彼此意趣淋漓之際。極：至、到。
12. 夢亦同趣：連夢境也意趣相投。趣：情趣、意境；或通「趨」，前往、朝着某方向。
13. 覺：醒過來。
14. 西山：位於永州城西。
15. 法華西亭：位於永州法華寺西面，為柳宗元所建。《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》：「余時謫為州司馬，官外乎常員，而心得無事。乃取官之祿秩，以為其亭，其高且廣，蓋方丈者二焉。」
16. 異之：發現它（西山）與別不同之處，感到詫異。異：作動詞用，感到

詫異、驚訝，在此句中解作褒義的驚喜。

17. 湘江：又名湘水。此處其實是瀟水，為湘江的支流。
18. 緣：沿着、順着。染溪：又名冉溪，柳宗元更名曰愚溪。
19. 斫：砍伐。㊶[爵]，[zoek3]；㊶[zhuó]。榛莽：雜亂叢生的草木。
20. 茅茷：茂密的茅草。茷：草葉茂盛的樣子。
21. 箕踞而遨：隨意而坐，游目四盼。箕踞：張開雙腿而坐，形如箕，指輕鬆隨意、不拘禮節的坐姿。㊶[基據]，[gei1geoi3]；㊶[jījù]。遨：隨意遊玩，在此句中解作游目四顧。
22. 土壤：土地。
23. 衽席：座席。衽：㊶[任]，[jam6]；㊶[rèn]。
24. 岬：山谷深邃；一說指山勢高峻的樣子。㊶[蝦]，[haa1]；亦讀作[牙]，[ngaa4]；㊶[xiā]。窪：一作「洼」，低凹。
25. 若坳若穴：這是指俯視四周，高山像一個一個小土堆，山谷恍如局促的蟻穴。坳：蟻窩外沿堆積之浮土。㊶[秩]，[dit6]；㊶[dié]。
26. 尺寸千里：眼前尺寸之間的距離，實際上相隔千里之遙。
27. 攢蹙累積：形容山勢之緊迫聚集，層疊累積。攢：聚集。㊶[全]，[cyun4]；㊶[cuán]。蹙：緊迫。㊶[速]，[cuk1]；㊶[cù]。累：堆疊。積：積聚。
28. 遯隱：隱藏。遯：通「遁」。
29. 縈青繚白：意謂青山白水綢繆纏繞。縈：縈繞、環繞。繚：繚繞、纏繞。青：指山。白：指水。
30. 際：相連、匯合，作動詞用。
31. 培塿：隆起的小丘。㊶[培柳]，[bau6lau5]。《方言》：「冢，秦晉之間……或謂之培……自關而東謂之丘，小者謂之塿。」郭璞注：「培塿，亦堆高之貌。」
32. 顥氣：指洋溢天地之間的大氣。顥：通「灝」。
33. 莫得其涯：不知道或看不見它的盡頭在哪裏。涯：邊際、極限。
34. 洋洋：廣大無涯的樣子。
35. 與造物者遊：與造物者一起遨遊天地之間，意謂與天地合而為一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，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」
36. 窮：盡頭處。
37. 引：取、拿起。觴：酒器。㊶[雙]，[soeng1]；㊶[shāng]。酌：斟酒。
38. 頽然：萎靡。這裏形容作者站不穩、醉醺醺的樣子。
39. 蒼然暮色：暮色深沉。蒼：青色、深綠色。色：景色、天色。
40. 心凝形釋：心神凝聚，形體不受拘束。凝：凝聚。釋：釋放，把塵世的禮俗規範豁出去。
41. 萬化：萬物，這裏指大自然。冥合：相互契合。冥：㊶[名]，[ming4]；㊶[míng]。
42. 嚮：通「向」，從前、過往。

43. 未始：未嘗、不曾。  
44. 志：通「誌」，記述其事。

#### 四、賞析重點

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是「永州八記」的第一篇，寫於元和四年，是柳宗元被貶永州的第四年。文章記述宴遊西山的經過和感受，展現柳宗元藉西山景物，紓解心中鬱悶、憂懼的歷程；同時，以西山自況，暗喻自己的特立和高潔。

首段寫柳宗元初到永州的生活情況和心境。第一句「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恒惴慄」，交代自己因永貞革新失敗，被貶永州的背景和鬱結心情。「僇人」語帶自嘲和不忿，畢竟自己興利除弊的政治抱負未竟，卻落得帶罪閒置邊陲。「恒惴慄」，直抒憂懼和戰慄的心境，這種心境源於無辜被貶，好友王叔文被處決，而自己更不斷受誹謗與攻擊。這三個字，點出內心的蒼涼沉痛，但無窮愁嗟怨之歎。他一方面鑽研佛老思想，尋找精神寄託，一方面藉着遊歷永州山水，舒緩心底鬱結。「其隙也」至「起而歸」，寫自己在履行永州職務的閒暇時間，會與志趣相投者一起尋幽探勝，因着永州的「高山」、「深林」、「迴溪」和「幽泉怪石」，他與同伴同醉同卧，在醉和夢之間也同得樂趣。這段記述也流露他的心境：「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」，多少反映他因抱負落空，漫無目的地遊玩的境況；「覺而起，起而歸」，則暗指酒醒、夢醒後，他的心情又回到鬱悶、憂懼的原狀。「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」至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」，寫遊歷永州山水的感受，當中的「始知」對應「以為」，「怪特」對應「異態」，巧妙地收結本段，並為下文作鋪墊襯托。

第二段寫柳宗元發現西山、開闢上山路徑的經過，遊覽西山所見的景象與感受，以及心境的變化。「今年九月二十八日」至「始指異之」，寫因造訪法華寺而發現西山。「遂命僕過湘江」至「窮山之高而止」，細緻敘述開闢上山路徑的歷程，凸顯西山之高崇幽遠，人跡罕至，彰顯柳宗元冒險犯難，登峰造極的決心，暗喻他對理想的追求。「攀援而登」至「莫得遯隱」，寫登上西山俯視的景象：數州之地盡入眼簾，本來千里的土壤，看來就只有尺寸之大，眼前的大地、高山與山谷緊迫聚攏，層疊累積，就像是小土丘和螞蟻窩。「縈青繚白」至「四望如一」，寫在西山環視的景象：四周青山白水綢繆縈繞，層層外延，與天相接，四望如一。柳宗元因景生情，於是有感而發：這時才知道西山特別出眾，與一般的小土丘不同，既覺得西山飄渺無窮，洋溢自然之氣，讓人摸不着它的邊際；又覺得它廣闊無邊，與造物者同遊，無人能知道它將在何時消失。「悠悠乎與顥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」，既寫自己對西山的觀感，也呈現西山的恢宏氣象，可謂景中有情，情景交融。「引觴滿酌」至「而猶

不欲歸」，寫見天地之浩瀚，乃開懷暢飲，醺醺而醉，到夜幕低垂而不願離開。當中「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」，寫暮色慢慢地從遠而近，然後又慢慢地消失，而他則帶醉悠悠觀望，陶醉、融合其中，正是「猶不欲歸」和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的具體表現。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，故為之文以志。是歲元和四年也」，簡潔交代寫作原因及年份。當中連續用了兩個「始」字、兩個「遊」字，強調遊西山才是真正之遊，而此時之遊，也非之前的漫漫而遊，而是與萬化冥合，與造物者同遊之遊。

整篇文章，有兩個重點值得深入探究：西山與柳宗元的對照，以及柳宗元心境的變化。

柳宗元透過下列方式描述西山的特色：一、多次直言西山之與眾不同，如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」，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」，「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為類」，凸顯西山之與眾不同。二、泛寫永州一帶山水之異態，以襯托西山之怪特；描述開闢上山路徑的經歷，側寫西山之高峻偏遠，不為人知。三、以俯視和環視的角度，寫在西山所見的景象，以呈現山之高聳，視野廣闊，氣象恢宏。這些西山特色總教人聯想到柳宗元其人。柳宗元才華出眾，十分年輕就中進士入仕途。他胸懷大志，正氣凜然，具有崇高的政治抱負，希望為國家帶來新氣象，但卻被貶邊陲，這與西山之高聳特出，與眾不同，卻不為人知，頗為相似。難怪歷來論者皆認為這是柳宗元以西山自況之作。事實上，這種託物言情，借物喻人的手法是古典文學常用的。

柳宗元的心境，可從以下兩方面了解：一、從柳宗元遊歷西山前後的情態中領會：之前是「施施而行，漫漫而遊」，之後是「與造物者遊」；之前是「披草而坐」，略帶拘謹，之後是「箕踞而遨」，無拘無束；之前是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卧，卧而夢」，豪飲至醉倒入夢，乃借酒澆愁，之後是「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」，以杯代壺而飲，醉而不倒，是借酒助興；之前「覺而起，起而歸」，酒醒就歸家，之後是「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」，帶醉望着暮色延展，至夜幕低垂而不願歸。二、柳宗元的直接抒發，如第一段言明初到永州時心裏「恒惴慄」；第二段表明遊歷西山後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。然而，柳宗元的心境因何會得以轉變呢？柳宗元因陶醉、融入於西山的山水而得以釋懷，是一層理解，但是本篇文句如「與造物者遊」語出莊子，柳宗元因受西山山水的啟發，領悟先賢哲理，找到精神出路當是另一層理解。事實上登上西山後，柳宗元發現本來大如「千里」的數州土壤，離遠看，就只有「尺寸」之小，再環視四周，見西山周遭之景，綿綿外延，與天交接，實在無窮無盡。這正是莊子「小大之辯」的寫照，甚至有點佛家「芥子納須彌」的啟示，自然觸發柳宗元更深切地領略到，原來事物的大與小是相對的，在乎

觀點與角度；而相對於無窮無盡的宇宙，自己就顯得十分渺小，個人的榮辱、成敗、得失就顯得微不足道了。他於是有所頓悟，放下世俗的觀念，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，達至物我兩忘的自在境界。

藝術技巧方面，本篇題為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，文章點題巧妙。題目以「始得」與「宴遊」為主眼，兩者前後呼應。第一段的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」，第二段的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」，均直接點出題面的「始得西山」；第一段的「傾壺而醉。醉……」，第二段的「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」，則扣緊題目中的「宴遊」。第二段段尾「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」，兩個「始」字，兩個「遊」字，再次點題。隨後「故為之文以志。是歲元和四年也」，則應題目中的「記」字。

文章的布局，也見精心安排：一、本文重點是寫西山，但落筆卻先寫自己在永州無遠不到，以為見盡永州山水異態，然後再筆鋒一轉，以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」引入正題，布局巧妙，饒有新意。二、全文以四個「始」字和四個「遊」字串聯起來，突出主題：首段寫於永州「漫漫而遊」，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」，次段寫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」；遊歷西山後，覺得自己和西山一樣，都似在與造物者同遊：最後，以「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」收結，脈絡清晰，首尾呼應，突出遊西山，才是真正之遊。三、全文只分兩段，前略後詳，但無論寫心境，敘遊蹤，記宴飲，狀景物，每每遙相對應，以凸顯西山之出眾，遊歷之得着，心境之轉變。四、寫西山，先寫發現，繼寫開闢上山路徑，再寫登山所見景色，景中暗含哲理，然後抒發感受，並因心境開朗而暢飲，陶醉、融入暮色之中，物我兩忘，最後直寫心境：心神凝聚，形體舒展。將敘事、寫景、抒情和寓理融為一體，寫來渾然流暢，不着痕跡。

作為山水遊記，本篇寫景手法尤為獨特：一、以永州山水襯托西山；二、透過記述闢路和攀登之經過，具體、生動地顯示山之高聳；三、以準確清新的文詞，精細之筆寫山之高峻和恢宏：「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勢，岿然窪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遯隱。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」，當中「岿然窪然，若垤若穴」，用貼切的比喻，細緻描繪了山巔所見的大地、山巒與幽谷；「尺寸千里」，寥寥數字，寫出千里之地，在高山上看來就只有尺寸之大；「攢蹙累積」，用精準字詞，形象化地寫出山勢緊迫聚攏，層疊累積之狀；「縈青繚白」，寫山水縈繞，意思淺白，但以青借代山，以白借代水，則帶來新鮮感，又為山水增添色彩。

朗讀本文，又能領會其音律抑揚，節奏鏗鏘之美，這與文章的遣詞造句息息相關。整篇句式多變，駢散結合，除了單行散句外，還有不少偶句和排句，而且句子有長有短，讀來徐疾有致，氣韻流暢。當中句式的長短與內容配合，以助表達文意，如「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」，寫遊歷永州

山水，自然以短促句子表達出遊之輕快；「悠悠乎與顥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」，用舒緩的長句和疊字「悠悠」與「洋洋」，帶出西山之飄渺與廣闊，自己心境之泰然。本文所用頂真句子尤為出色，如「傾壺而醉。醉則更相枕以卧，卧而夢……覺而起，起而歸」，用前句結尾詞作後句的開頭，使句意環環相扣，文氣緊接，造就歌謠般的鏗鏘節奏。此外，文中四個「始」字、四個「遊」字，分別散落於篇中各處，互相和應，此起彼落，凸顯了「始遊」的文意。

這是一篇文學、文化內涵豐富的文章，也是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代表作。